

儿童社会情感能力学习的路径与策略探析

沈倩倩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江苏南京 210038)

摘要: 社会情感学习是儿童由自然人成长为社会人的应然之路。囿于当前“重教学,轻育人”、“重认知、轻情感”的现实问题,教育必须在重视儿童认知能力发展的同时,关注以社会情感能力为核心的非认知能力的发展。社会情感学习不光是项目课程和学校教育可以独立完成的,它必须基于学校-家庭-社区的生态环境实施课程育人、文化育人和环境育人,从而保证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全面、有效发展。

关键词: 儿童 社会情感 社会情感能力 社会情感学习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如何在新时代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教育的这一伟大目标?这需要基础教育正视“重教学,轻育人”、“重认知、轻情感”的现实问题,以培养“社会公民”为目标,既重视儿童认知能力的培养,更关注儿童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情感能力的培养。21世纪以来,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视从非认知能力的人才培养战略,尤其注重社会情感能力在个体身心健康、教育成就、民生福祉、社会进步中的关键性作用。2014年OECD成员国教育部长会议和2015年联合国大会更是将“培养认知、社交和情感技能全面发展的儿童”作为未来教育的重要目标和内容。鉴于此,当下的儿童教育需要在社会情感学习(Social Emotion Learning,简称SEL)的教育实践中探索儿童社会情感能力培养的路径与策略。

一、建立联结:社会情感能力的本质属性

社会情感是个体在社会交往中产生的,直接作用于人的社会行为或倾向的情绪反应,它直接影响着个体的道德行为、社会合作和群体决策等社会活动¹。社会情感能力则是个体所掌握并应用的有关情绪调节、自我控制、成就动机、与人协作等与自我适应及社会性发展相关的一系列核心能力。社会情感能力最早可追溯至人类智能结构理论,即“多元智能理论”。1983年,美国著名教育学家和心理学家加德纳(H. Gardner)在其著作《智能的结构》中指出,智能是个体在某种社会或文化环境的价值标准下,解决实际问题或生产及创造社会所需产品的能力。他认为人类的智能应是多元的,以语言能力和数理-逻辑能力为核心的传统智力观忽视了视觉空间智能、音乐韵律智能、身体运动智能、人际沟通智能、自我认识智能和自然观察智能等其他智能。其中,自我认识智能和人际沟通智能正是社会情感能力的核心,它们分别指向认识、洞察和反省自身的能力以及洞察他人表情、说话、手势动作中内在目的、动机、欲望并作出有效反应的能力,这两种能力是决定人们是否可以成功的重要因素。

1995年,美国心理学家、“情商之父”丹尼尔·戈尔曼(D. Goleman)在多元智能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情绪智力”即情商的概念,并认为“与传统意义上的以认知技能为主的智力性因素相比,一个人对情感状态的自我认知、对情绪的自我调节、对他人情绪的理解、移情能力以及与他人交往合作的能力,对

个体的成功更具决定性作用”。1997年,由戈尔曼及其他一批志同道合者所创办的美国社会情感学习促进联合会(CASEL),明确提出了社会情感能力的五个纬度:自我意识、自我管理、社会意识、人际关系技能和负责任的决策。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社会情感能力能有效改善儿童心理健康、减少问题行为、提升学业成绩、促进其积极发展。例如,杜拉克(Durlak, J.)等人(2011)通过对270034名学生的213项有关社会情感学习的元分析研究表明,良好的社会情感能力有利于儿童养成积极的态度和行为,有利于改善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并减少问题行为和欺凌现象,还有利于提高儿童的学业成绩。奥伯尔(Oberle, E.)和埃利亚斯(Elias, M.)等人关于社会情感能力的研究也显著预测了阅读和数学等学业成绩。概言之,社会情感能力包括认知和管理两个层面,其能力的核心是“知道如何做”和“实际如何做”。

二、项目学习:社会情感能力的建构路径

1994年,CASEL首次提出社会情感学习,认为社会情感学习是“个体掌握并且有效地将知识、态度与技能用于理解和管理情绪、确立和实现积极的目标,发展和表达对他人的同理心,建立和维护积极的关系,以符合道德要求且建设性的方式应对和处理挑战的过程”。1997年,CASEL发布《推动社会情感学习:教育者指南》,开始推进社会情感学习项目,强调社会情感能力应从课程项目学习、学校教育实践和家校社联动合作三个方面开展有关自我意识、自我管理、社会意识、人际关系技能和负责任的决策五个纬度的项目学习。

自我意识学习一方面需要学习判断和认知自己的情绪、感受及价值观,并清晰地意识自身的情绪感受如何对行为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学习对自己的优势和局限性进行准确评估,并拥有良好的信心、积极的心态和“成长性思维”;自我管理的学习不仅需要学习压力管理、冲动控制和自我激励,以有效调节不同场合下的思维、情绪和行为,而且能够设定并努力达成生活和学术发展的目标;社会意识的学习首先需要转换视角,从他人角度通过共情理解问题和他人,其次需要理解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各种规范,并能有效地识别家庭、学校和社区的资源与支持;人际关系技能的学习既需要建构并维护与不同个体或群体的关系,也需要学习倾听、沟通、合作的技能,并能够抵挡不友善的社会压力,乃至建设性地解决冲突或寻求帮助;负责任

的决策的学习需要个体从集体利益的角度规范个人在社会交往中的行为,并对个人的行为结果作出理性的评估²。

社会情感能力并非与生俱来的,它是个体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生命实践中习得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美国最早确立了社会情感学习的项目学习,并通过《每个学生都成功法案》等法律强制学校教育开展社会情感学习³。截止2009年,全美各级学校已建设200多种SEL的课程项目。随后,英国、澳大利亚和新加坡分别提出“社会和情感方面学习”、“社会情感福祉”和“21世纪能力及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体系”等社会情感学习理念,并开发了相应的课程项目。例如,凯瑟琳·韦尔和盖伊·格雷于2003年在英国教育和技能部资助下发表的《什么在有效促进儿童的社会情感能力及幸福感?》报告,就建议英国政府优先制定社会情感技能发展计划,并以学校为基础进行课程的开发和全国性的实施。2005年,英国教育部开发了“Zippy的朋友”项目和“促进替代思维策略”等完整的社会情感学习的课程材料,且在全国半数以上的小学推行。实践证明,试点学校的学生更好地认识自己并表达感受能,能在尊重彼此的基础上进行友好的合作,在学习、行为问题、情绪健康上均取得良好的效果。

三、多元建构:社会情感能力的基本策略

受现代科学主义和唯认识论的影响,“重教学,轻育人”、“重认知、轻情感”成为当前学校教育的普遍现象。然而,社会始终需要的是亲社会且能为社会发展作出贡献的人。因此,当前的学校教育需要一手抓认知能力的教育,促进儿童成为人本身,一手抓非认知能力教育,尤其是社会情感能力的教育,促进儿童成为社会的人。那么,如何开展儿童社会情感学习?学校教育可以采用课程育人、文化育人和环境育人的策略,对儿童社会情感能力进行系统的教育。

其一,课程育人,以课程蒙启儿童社会情感能力

社会情感学习的项目课程是培养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主要内容,可以采用《社会情感学习课堂教学材料》。该项目课程是教育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社会情感学习”项目国家专家组依据英国“社会情感方面学习”的项目课程编制的系统课程。该项目课程不仅有系统的专题和主题,还在主题教学中设计了详细的步骤和环节,同时每一个教学环节还提供了具体的活动设计和教学提示,方便教师通过七个相同专题的螺旋式学习实现对社会情感能力的建构。

当然,除了社会情感学习的项目课程的专门教学,学校还应当应当在学术课程的教学中渗透社会情感能力的教育与培养。譬如,小学《道德与法治》(1—6册)的教学就可以成为非常实用的社会情感学习的课程内容。张倩和何依儒(2022)等人,以SEL理论框架的自我意识、自我管理、社会意识、人际关系技能和负责任的决策等五大学习项目对我国小学《道德与法治》教科书正文部分的内容分析发现⁴，“整套小学《道德与法治》统编教科书一共出现了992次社会情感学习的相关内容,覆盖了全部5个SEL一级纬度和33个二级维度”,在社会情感学习上为儿童提供了丰富而全面的项目内容。

在以《道德与法治》为课程的实际教学中,学校可以依据《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和古德莱德的课程实施层次论,组织

教材社会情感教育功能的专业培训,使之成为学校社会情感教育“实施的课程”,教师教学“领悟的课程”,以及学生学习“体验的课程”,进而成为儿童社会情感教育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2.文化育人,以民族文化培育中国公民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从国家教育的总体目标上确立了我们的教育要首先培养能适应本民族社会生活并服务于本民族、本国家的人,其次才是对人类社会作出贡献的人。基于此,儿童社会情感学习应以民族文化为依据,并以构建具有中华民族的“自我”和“社会”意识的“中国公民”为最终目的。文化,是一个民族存在和繁衍的根基,也是某一民族的人成为这个民族社会的人的根基。社会情感学习围绕“自我”和“社会”两个维度提出了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学习框架。儿童社会情感的学习必须回归民族文化的学习与熏陶,建构“自我”与“社会”融洽的“中国公民”。质言之,“把社会文化传递给人,其结果也必然使得人得到培养和造就,以至使个人得以在社会上生存和健康发展”⁵。

儿童社会情感学习本质上是对如何与自我和社会建立友好联结的经验的学习过程,正所谓“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荀子·修身》)。基于此,学校对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培养可以从礼文化的教育与熏陶中寻找方向与素材,因为“中国文化将对身体的理论肯定与改善我们的运动与精神集中能力的实际训练的发展结合起来,使我们变得更为高雅,使我们的意识变得更加愉快和敏锐”⁶。

3.环境育人,以生态环境构建实践场域

美国心理学家尤里布朗芬布伦纳(Urie Bronfenbrenner)提出的生态系统理论认为,个体的发展嵌套于从直接环境(像家庭)到间接环境(像宽泛的文化)的若干个系统构成的生态环境之中。基于上述生态系统理论,CASEL认为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在儿童个体、家庭、学校、班级和社区等诸多系统交互作用下完成的。我国教育家袁振国等人(2021)通过对苏州市7268名中小学生的测评支持了该论点,即学生的朋辈关系、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父母教养方式、学校归属感、校园欺凌以及班级合作学习氛围等环境因素对学生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水平起着重要作用⁷。

儿童在与生态环境的交互作用中实现整体的发展,其社会情感学习项目的有效实施以所有系统环境的交互作用为基础,需要地方、学校、社区和家庭合作建构支持性的生态环境系统,并在以学校为教育主体、社区和家庭积极参与下得以实施⁸。因此,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培养可以以班级为轴心,在班级内建构良好的朋辈关系和师生关系,通过班级环境的建设支持儿童学习如何在融洽的人际关系中感受、理解和建构关爱、平等和互助的情感活动,促进对自我和他人情感的认知与管理能力的发展。同时,在班级外以家庭为培养儿童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的基础力量,以学校教育为核心阵地,以社区网络为实践场域,从和谐、包容、有爱、有规则的家庭环境到平等、民主、有纪律、讲合作的校园环境,再到互助、尊重、有支持、讲风尚的社会环境,全面构建有利于儿童社会情感发展的学校、社区和家庭的生态环境系统⁹。

(下转第91页)

教会学生介绍中国文化的术语和句型,真正为学生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做足准备。

理解当代中国系列教材等帮助学生从跨文化视角分析中国实践,全面提升语言运用能力、思辨能力、探究能力、合作能力等多元能力,为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介绍中国打下坚实的语言基础。

深挖综合英语、高级英语等专业课程思政要素,融入蒙古马精神,结合英语专业特点,将德育贯穿教育和教学的全过程。对于外国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坚定师范生的理想信念,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内蒙古边疆教育要发展靠得就是师范生—未来的教师。无所畏惧、知难而上的重要品质具体体现了蒙古马精神。它激励师范生克服困难,勇往直前,坚定理想信念,树立正确的人生目标,像蒙古马一样无所畏惧地通过勤学苦练、认真实践,真正把个人的前途、命运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时刻准备着做好人民公仆,为国家建设添砖加瓦。

第二,以实践教学为抓手,践行思政教育。师范院校要将师德文化融入实践教学中,通过各种实践教学,加强师范生师德教育。以师范生为中心,充分发挥师范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引导师范生积极参与和主动实践,获得内心体验,使师范生对教师职业理想、职业荣誉、职业责任、职业态度、职业纪律、职业作风等有深刻的认识。在实践教学中对师范生进行思政教育,构建“课堂实践、校园实践、社会实践”一体的实践课程思政教育体系。

通过课外活动的开展,深度体验教师职业的责任,特别是通过师德主题文化活动,走进中小学聆听敬业老教师的治学经验,观摩优秀教师课堂和班会活动,鼓励师范生积极参与班主任工作,通过师范生感悟和内化来提升道德品质。加强师范生的品德修养,增长师范生的知识见识,增强师范生的综合素质。

通过 China Daily 报纸和网站、学习强国 App、英语点津等学习渠道,师范生自学如何对外宣传中国文化,怎样理解、尊重与包容不同的地域文化,辩证看待世界各地文化的异同。

“蒙古马精神”经过悠久的历史考验,已经深深刻在内蒙古各族人民群众的骨子里,成为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积极进取的重要精神源泉。高校师范生更需要传承发扬“蒙古马精神”,到最需要的地方去教书,为建设亮丽内蒙古贡献自己的光和热。

第三,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是师德内化的环境要素,也是师德养成的必要条件。严格规范的学校制度,良好的学习风气,和谐的师生关系,优雅的校园环境,对师范生的成长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增强科学精神、人文精神等深层次的文化思想内涵;强化和突出德育,打造健康向上的文化氛围,引导师范生主动学习先进文化知识,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持教育事业职业认同感,坚定献身教育事业的教师职业价值取向,自觉养成和践行教师职业道德。

将蒙古马精神融入高校师范生英语专业课程思政体系,让师范生厚植爱国情怀,铸牢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定理想信念,砥砺前行,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参考文献:

- [1] 石焯华,蒙古马精神在师范类高校美术专业课中的融入研究[J].《教育理论与实践》
- [2] 哈斯木其尔,蒙古马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的研究
- [3] 淑琴郑云宏,将蒙古马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的思考[J].《大学》,2020年第51期
- [4] 彭智平,试论师范生师德养成教育的文化自觉[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 【作者简介】贺瑜,1972年2月,女,回族,山西省大同市,集宁师范学院,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教授,大学本科,硕士,研究方向:课程与教学论

(上接第87页)

人是自然的产物,更是社会的产物,社会是人类关系的总和,儿童成为社会人,才实现了他们发展的整个要义。经由学校、家庭和社区协同合作下的社会情感的项目学习,是促进儿童在认识与管理自我、交往与理解他人、处事与社会适应、承担责任与参与社会建设中实现自然人向社会人的过渡,成长为有德行、有责任、有实践能力的社会公民的应然之路。

参考文献:

- [1] 周晓林,于宏波.社会情绪与社会行为的脑机制[J].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5,3(1):37-47.
- [2] 张倩,何依儒.小学德育课程的社会情感教育研究——基于统编版小学德育教科书的文本分析[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22,1(21):25-33.
- [3] 沈伟,王娟.社会情感学习为国家人才培养带来了什么——基于政策流动的视角[J].教育发展研究,2019,39(20):8-17.

[4] 张倩,何依儒.小学德育课程的社会情感教育研究——基于统编版小学德育教科书的文本分析[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22,1(21):25-33.

[5] 胡德海.教育学原理[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3:218.

[6] [美]里查德·舒斯特曼.实用主义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5.

[7] 袁振国,黄忠敬,李婧娟,张静.中国青少年社会与情感能力发展水平报告[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1,39(9):1-32.

[8] 田瑾,毛亚庆,房茹.英国“社会情感学习”项目实施与经验[J].比较教育研究,2021,43(4):74-80.

[9] 全晓洁,蔡其勇.从“我”到“我们”:社会情感学习的逻辑向度与实践进路[J].中国教育学报,2021,(2):12-17.